



# 界碑

◎包东生

在我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一座晶莹剔透的人造水晶界碑模型,十六公分高,十二公分宽,三公分厚。它是中缅边境(云南段)81号界碑的模型,实物位于云南德宏州瑞丽市口岸国门。界碑正面镌刻红色的“中国1960”字样,背面则是对应的缅甸文字。说起这座界碑,还要追溯到15年前,那时我还是一名中尉,西双版纳边防支队后勤处的副连职干部。因工作需要,我被抽调到云南边防总队后勤部,参加中缅边境(云南段)边境防卫任务移交工作专班。这座界碑模型就是完成防卫任务移交后,给相关工作人员赠予的纪念品。时光流逝,光阴荏苒,它先后随我来到昆明,又到了北京,辗转搬家,一直陪伴我左右。

中缅边境无天然屏障,界碑就是国界的标志,两国老百姓跨境劳作生活,往来十分频繁。为打击毒品犯罪,规范通道管理,每个边防工作站都要向一线派出执勤组,不定时地巡逻执勤。刚分配到橄榄坝边防工作站的,第一次随指导员到一个叫篱笆桥的寨子附近蹲守。那天指导员不仅带了几个红烧肉罐头和十几节一号电池,而且又专门多带了两双新的军用胶鞋。这些举动让我云里雾里,看不明白。到了预设地点,展开警务设置,老班长带着“八一式”自动步枪站在指导员边上,让我负责拦截检查。我腰间系紧武装带,手上抓着警棍,这就上岗了。

其间,橡胶林里走来几个“老波涛”(傣语老奶奶的意思),我一下子跳了出去,拦在路中间:“站住!干什么的?都带了什么?”一连串的问题丢了出去,几个“老波涛”面面相觑。我拉开她们的竹篮就翻看起来,几大坨黑黑软软的东西让我起了疑心!难道是鸦片?我运

气这么好,看来要立功了!心中浮想联翩,飞奔到指导员身边:“报告领导,发现毒品!”指导员一听,掏出实弹递给老班长,子弹“咔嚓”一声上膛,手一挥,几个人展开捕歼队形冲了上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几个人走了回来,递给我一坨,然后他的话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哥们儿,这是紫米粑粑,不是大烟!”

晚上,到寨子一户联防队员家里,我们拿出红烧肉罐头就着芭蕉花煮了一大锅,主食吃的就是紫米粑粑。期间,指导员把胶鞋送给了联防队员,还把电池分送给寨子里的几户人家。我忙前跑后打着下手,心里想着白天的事,暗下决心一定要查获毒品。

这一年,云南边防总队要求机关干部到基层走访锻炼,我被分配到普洱边防支队翁嘎科边防派出所。边防的路真遥远,光路上就整整用了三天。这期间,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普洱市到西盟老县城的路上,先后被检查过四次,而且全是公安边防部队实施检查。一次是普洱边防支队侦察队,一次是思茅港边防检查站,一次是西盟边防大队,一次是力所边防派出所。当时,在车上我身着便衣,看见年轻的战士,身上穿着浸出一层层汗碱的厚厚的防刺背心,上了客车用警惕的目光逐一检查证件、盘问情况,比对查控,熟练专业,严谨细致,与他们的年龄十分不相符。

翁嘎科是个拉祜族乡,拉祜语的意思是牛马聚集水草丰美的地方。我来到派出所的一处警务室,夕阳映照下,一名年轻的少尉警官,正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过来,一桶水留到警务室,另一桶水倒进了邻居阿妈家里的水缸里,没有打声招呼就扭头回去了。闲谈起来,少尉小陈说他老家是四川南充人,来普

洱当兵、考学、提干,在这里已有7年多了,而且已经在西盟老县城找了对象。翁嘎科乡距离老县城不到两小时的车程,乡里每天有一辆班车往返,所领导很关心他,周末经常让他去老县城采购一点生活用品,顺便让他与对象见见面,增进下感情。谈到未来,小陈流露出美好的憧憬,等攒够钱想买一套房子,和对象把家安在新县城。正说着,阿妈走进来,放下一筐大苦菜,让大家晚上煮了吃。阿妈和他们显得是那么亲切自然,就像一家人一样。此刻,在火塘映照下,小陈脸上的轮廓分外分明,就像一座平凡的界碑。

2007年3月下旬,我随时任云南边防总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张跃斌赴德宏边防支队开展边民通道建设选址踏勘。25日到达盈江县境内,前方传来消息,我边防缉毒警察与境外武装贩毒发生战斗,部队有伤亡。总队首长命令,边民通道选址踏勘工作组的任务暂停,立即转入处理突发事件。

原来,获知有毒品入境的线索后,保山边防支队龙陵边防大队与德宏边防支队盈江边防大队联合组织警力赶赴盈江县支那乡边境,准备伏击毒贩。3月23日凌晨1时许,联合专案组终于接到线索:毒品可能会在近两天入境。苦苦等待10天的边防警察们激动起来,战斗马上要打响了。在向边境行进的前夜,联合专案组制定了设伏抓捕方案。参加设伏堵卡的18人,除留1名干部和2名驾驶员在白岩村守车外,其余14名干部和1名驾驶员到支那乡月亮石设伏地设伏。

这场战斗,新闻中是这样描述的:2007年3月25日15时左右,德宏公安边防支队与保山公安边防支队在联合办

案过程中,在德宏州盈江县支那乡月亮石边境中方一侧与一伙境外武装贩毒分子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在枪战中,由于贩毒武装人多、枪多,造成边防干警3死3伤。这场缉毒战斗,永远记载在中国缉毒史上,这也许是中国缉毒史上最悲壮的战斗,边防警察用鲜血染红了边境线,染红了界碑,染红了中国边防武警的旗帜!甘祖荣烈士倒在了界碑前,中弹后爬行了5米,用鲜血染红了边境线。领受命令的张跃斌带着我们当即赶到战斗地点,送着白建刚和徐胜前等伤员下山时不停地鼓励:“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山下公路边了,救护车就停在那儿,车上有氧气、有血浆,什么都有,再坚持一下!”但是英雄最终还是没能挺到山下,由于边境线到医院距离太远,白建刚和徐胜前因流血过多牺牲在路上。我清楚地记得徐胜前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条路怎么这么长啊!”

边疆的稳固依靠着平凡的奉献者默默地坚守,边疆的稳固依靠着英雄无悔的牺牲付出。我们这一代边防人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国家移民管理事业的开创者,也是戍边国防事业的接班人。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守护界碑的任务,接续传递到我们这一代移民警察的手中,需要我们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用人生理想和青春情怀续写未来的辉煌。

望着桌上的界碑,心中浮现出过往的一幕一幕,为自己的选择无悔,也为自己的青春热血与祖国的伟大事业紧密凝结在一起而欣慰,因为我知道无论穿什么样的制服,祖国的界碑依然在那里矗立,戍边国防的事业仍将需要我们为之一添砖加瓦。



清泉石上流

章善玉 摄

# 相约黎明

◎邓书山

黎明透过玻璃窗,爬进了我的房间,天地间透出点点光亮。窗外传来小鸟的呢喃,还有环卫工清扫落叶的沙声,人们依然还在梦乡酣睡。我走出门,天幕上还有几颗贪玩的星星向我眨着眼睛。深冬的清晨带着丝丝寒风,钻进我的衣服,砭人肌骨,我紧了紧衣领,不由得紧走几步,上车直奔广州的最南端——龙穴岛。

上午8时许,交接班,领取执法记录仪、整理巡查装备后,我和年过半百的王警官驾驶警车开始了24小时的巡查工作。今天我俩主要负责边防检查任务。那靠泊在南沙港区一二期码头的外国籍商船,那靠泊在龙穴岛造船基地的外国籍巨轮,那航行港澳的小型船舶,接下来都将与我们的目光交会。外轮无小事,我们巡查不敢有半点懈怠,丝毫马虎。警灯闪烁,警车如一把利斧,劈开道

路两旁绿油油的风景,直扑龙穴岛的修造船厂。放眼望去,船厂十多艘船舶正在修整,工人们正全神贯注给一艘艘船舶打砂喷漆。整个码头弥漫着厚厚的沙尘,呼呼的海风吹送着浓烈的油漆味直刺人的眼鼻,我们驾轻就熟,沉稳而麻利地登上又高又陡的舷梯。白色的海鸥在我们的头顶盘旋,舷梯随着海浪不断晃动,我们仿佛被海水簇拥着上升。从船厂最后一艘30万吨货轮上准备下来时,往下看30多米高的梯子,脚下是汪洋大海,我们仿佛被海水吸附着降落。我们在堆积如山的货物中穿行,走走停停,一直行走到三期的16号泊位,15公里海岸线留下我们执勤的身影。我们一共检查了大小船舶30多艘,人到、看到、查后放心、见证、见人、见船,平安无事。此时,我俩尽管双脚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心情却像一片羽毛般的轻盈。

到了下午5时,我们继续上紧身体的发条,登上巴拿马籍“诺登堡”号外轮例行船体检查。就像切割磁力线可以产生电流一样,我们的身体在切割码头上的冷风冷雨时产生了针刺般的感觉。特别是突然进入接近40摄氏度高温的机舱,一冷一热,我连打好几个喷嚏。伴随着隆隆的马达声,我们从上到下,仔细检查机舱区每一处易于藏匿偷渡的重点部位。我们走出机舱时,风停了,雨止了,湛蓝蓝的天边,编织着夕阳的金丝线,海鸥驮着残霞飞向天边。

夜深深,草木睡去,码头依然灯火通明。对讲机仍然不停地响起,一艘艘外轮进出的指令不断地传来,我们巡查工作一刻也不曾停歇。

此时,嘟嘟嘟嘟的鞭炮声从远处的村子里传来。噢,新年来了,时光开始了最初的轮回!所有曾经的美好,明天可以延续;所有曾经的遗憾,明天可以弥补!

那一年,是我来到边检工作的第7年,与相恋5年远在拉萨的女友相约团圆春节早已成空。那年除夕,我没有见到亲人,也没有见到恋人,却等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一段期间,老想着父亲此生对我的深爱,眼泪夺眶而出。这时,我会情不自禁地眺望一眼,从天边吹来的故乡的云朵,然后又望一眼停泊的大小船舶,海风一如父亲的叮嘱,深情呼唤:孩子,守土有责,用你的脚在这儿“丈量”吧。

不知夜深到几许,我回到了单位宿舍,连衣服也来不及脱,倒头便睡在床上。我要好好睡上一觉,直到黎明的再次到来……

# 平台风景好

◎孙卫锋

单位办公楼投入使用即将二十年了。这是一栋前三层后五层格局的“回”字形营房,第四层是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集中办公的场所。工作间隙,沿左侧的廊道往前走几步,就来到了三层平台。单位营房依山枕水,平台又视野开阔,可谓不错的观景去处。

不需远足劳顿,置身平台上,耳得以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在体察四季变幻中,心情也时常惬意咀嚼着多味的人生。是从戴云山深处掠过的春风吧!那么柔软、细微,如绸缎拂过额头,温润且丝滑,毫无寒彻之感。春水哗哗,春林初盛。看那凤凰山麓的一株株乔木,一丛丛花草,早早应和着春光,争相滋滋暗长。天空洁净通透,让人看得透、看得清。站定、闭目、冥想,山的背面,但见白云生处有人家,那屋角开得正艳的桃枝,与山坡上的油菜花、山腰间星星点点银套袋的枇杷树,渲染出一轴明媚的春光图。

最美妙多情的当属那对春燕吧!燕尾剪裁出二月的春风,在人家的屋檐门堂下,翻飞衔泥筑巢,又软语商量不停——应是报春的讯息吧。沐浴着春光融融,心底也似乎充满了四季暖阳。

多变的当属夏日的午后吧!原本湛蓝的天空,倏忽间如黑云翻墨,遮住了眼前的大山。一阵电闪雷鸣,急雨不期而至,毫不留情地砸了下来。空山新雨后,每一株草木都更显葱茏。

秋是令人伤感的。大院四周的高枝上,蝉鸣阵阵,或急切,或悠长,或凄厉,声声不断,汇成一片揪人心肠。似乎每一声的悲歌,都在与短暂的生命作最后的告别,继而奋力吹响成下一季暖阳的号角。

蝉鸣勾起童年的夏趣,而远山布谷鸟“咕咕咕”的啼叫,则唤起了游子的一腔乡愁,颇有“恨别鸟惊心”之感!每逢此刻,心也总被揪紧,思绪似又拉回到20多年前家乡的小路上,那秋雨将至阴云密布,布谷鸟在旷野中啼叫,叔伯们拉着板车,或荷锄回家,佝偻的背影与苍茫的大地,不知不觉间融为了加倍的苍凉。

冬则使人孤寂。近山如黛。在夜色茫茫中连大致的轮廓也看不清了。扶着围栏俯瞰单位大院,绿植花草在景观灯的照射下,于墙壁投下了写意的身姿。草丛间虫声唧唧,或低吟,或浅唱。抬头望向天空,暮云收尽溢清寒,一轮明月高悬。广化寺的夜半钟声应和着山麓间的阵阵昏鸦,让人更显孤独,犹如铁塔顶端筑巢栖息的鹤。每每望着这对精灵,心底总是藏着解不开的结,为何拣尽寒枝不肯栖,偏偏独守在这不足盈尺的天地?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抑或登高望远,占尽先机……纵有百般设想,却始不得要义。

小小一方平台,却能领略到四季的美丽。而岁月的刻尺,也悄然生命的长河中留痕。21年的兵龄,大半时光是在这个小院落中度过。回望过往的

每一帧场景,心底也写下了满满的感动。也许是心底藏着一个文学青年的梦,加上在警校有过校园广播通讯员的经历,警校毕业刚下所不久就投了几篇信息豆腐块,没想到被政治处的老大哥发现,认为有些潜质可挖,最终定位专职新闻宣传人员,一晃已是15个春夏秋冬。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不易,要有坐得住冷板凳的恒心,还得逼自己下一番苦功夫。记忆中,宿舍被改造成办公场所,无处安身只得把铺盖卷进办公室,夜晚维护完网络新闻,洗漱后就地倒头睡下,一个夏天就这样度过了。还有一次,杂志社紧急约稿,刚理清思路写到四分之一,文稿却因系统原因消失了。几番恢复无果,身心近乎崩溃。别无他法,逼着自己坐定,平复下焦虑的心情,试着从第一个字重新开始敲下去。直到次日凌晨3点多,稿件如期提交,那一刻心头涌起酣畅淋漓的快感。

坚守新闻宣传岗位,有过难以言述的煎熬,也有莫大的欣慰。颇为幸运的是,对于新闻宣传工作,单位历任领导都给予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对我这名新闻战线上的新兵,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扶持。每一回交授任务,宽仁中透出亲和,期待中又是鼓励。宽松的环境,充分的信任,以及共有的工作经历,让我在这个平台上找到了一种职业的定位归属,一种工作的荣耀认同,一种心底深处的惺惺相惜。

在宣传的岗位上笃定坚守,在文字组合变幻中释放情怀,继而从中寻到别样的乐趣。因为热爱,所以执着。曾有同事建议说,兵龄年限那么长了,自主选择业岂不是更好?诚哉斯言!可有时静下心来想一想,没接受过科班教育,也没有过硬学历,从农村战士成长为提干,再毅然接受社会挑选,多少有些底气不足。难以让人割舍的情结是,在新闻宣传这个岗位上,收获的那份弥足珍贵的理解和尊重。

工作间隙,有领导碰面亲切地打招呼:孙老师,近来忙啥工作?上班途中,也有机关的同事主动问候:孙老师,早啊……我断然、惶恐,心底也随之荡漾着一股暖流。想问自己何德何能,敢来领受这份不寻常的礼遇?是几篇宣传的文章?不是;是在机关工作时间的长久,不是;是一头与年龄不相称的白发?也不是。是什么?也许是对本职工作岗位的专注执着;是内心深处的那份谦逊与真诚,施于身边每一名兄弟姐妹的善意与友好。当心房占据了晴阳,将感恩和满足永恒标注在一言一行上,那来自四方的爱,定然让人生的路上充满四季不败的花香。

我常常想,平台也许不是组织或领导给予的,是生命的嬗变、蓄积的力量一步步搭起来的。当我们苦寻寻觅那一抹的美好,试问亲爱的弟弟姐妹,你我何尝不是一路踟蹰的风景?!



山重水复

◎杨林

这天苍茫入碧空,流云飞渡仍从容。山重水复疑无路,真情所至道自通。

农涛 摄

# 负重前行的力量

◎王贵生

时针指向凌晨一点,早已数不清这是熬过的第几个夜晚,杯中的茶翻腾飞舞,些许温暖,思绪万千,心情籍籍。落过雪后,整个空气也变得清冷,丝丝凉意不时袭来,而我终于忙完了一天的工作。

打开微信,曾经喧闹的队群现在安静了很多,可能大家都在熬夜加班吧,时不时会有那么一两句消息弹出来,彼此调侃着毕业后的生活。突然发现,从学校毕业到单位已经一年多多了,这一年时间里,忙忙碌碌,熬夜加班已是常态,这份忙碌,不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么?

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毕业一年多多了,兄弟们过得怎么样?于是顶着疲惫,揉揉快睁不开的眼睛,在群里把一千多条未读消息又翻了一遍。

看着这些信息,不禁把时光拉回四年前,那个火热的羊城九月。八号楼,那时不时会有那么一两句消息弹出来,彼此调侃着毕业后的生活。突然发现,从学校毕业到单位已经一年多多了,这一年时间里,忙忙碌碌,熬夜加班已是常态,这份忙碌,不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么?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毕业一年多多了,兄弟们过得怎么样?于是顶着疲惫,揉揉快睁不开的眼睛,在群里把一千多条未读消息又翻了一遍。

目送着来来往往的人,最终我们也送走了自己。关于这几年的记忆,最清晰也最感怀的莫过于发生在你我之间无数个第一次。

第一次野外坐标寻点,我们穿戴整齐,一声令下便穿梭在整个都市的大街小巷和深山老林,顶着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没有丝毫懈怠,只是因为我们心中装着责任和担当,想着使命的光荣和骄傲,无悔这最好年华。

第一次野外拉练,几十公里的崎岖山路和南方丛林,我们首先恐后一流无前,掉掉掉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四十多岁的教授和我们并肩作战,倍加鼓舞人心,一路凯歌,最好也是最美的我们。

第一次路训,我们争先恐后一流无前,掉掉掉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四十多岁的教授和我们并肩作战,倍加鼓舞人心,一路凯歌,最好也是最美的我们。

第一次雨中中公里,第一次四百米障碍,第一次强化训练,第一次分列式受阅,第一次运动会……太多的第一次,成就了日后砥砺前行的好习惯和力量,也成了我们日后在共和国的边海防

建功立业的基础和底蕴。

回首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可爱可亲的你,如今都散落在万里边海防的基层一线,正践行着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铮铮誓言,你说你无悔,把这支军装融入骨髓。这些现在看似平凡的经历,在未来镌刻的历史长河里定不平凡!

时间会改变一个人,随着年轮迁移,容颜会变化,阅历多积淀。可大抵也只是把意气风发变成苍颜白发。在诗词里,在课本里,那个叫边关地方总是被反复提及,很熟悉又很陌生,沧海冷月,大漠孤烟遮住了它本来的样子。直到当了兵才明白,边关不只是一个隘口,更是一种信仰。而今守着边防,让原先踌躇满志的少年,终有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的顿悟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坚守。

我们所经历的,如古人所言:利刃炼成前,要以清水淬其锋,加之无数次锻造,才能使之成为一把好兵器。最重要的工序——淬火。

或许只有接受过锻造的兵器,才知道这骤冷骤热下的无数次张缩和百斤重的铁锤敲击在身上的痛苦;或许只有我们多少,在骄阳似火时,汗水混合着多少放弃的念头深深地砸进泥土,再不屈服;在寒雪纷飞里,北风裹挟着多少苦涩的思绪远远地飘离天际,再无叨扰,只剩咬紧牙关时不离不弃和爬至云巅时的谈笑风生。我们,都是好兵器